

聊将锦瑟记流年

——读陈玉兰《追忆如歌年华》

□聂章军

何以追忆?这是我读完陈玉兰的新作《追忆如歌年华》后想到的问题,是探寻岁月流逝的痕迹以抵抗时间?还是重述青年时代的苦辣酸甜,建构一代人的集体记忆?又或在过往的沉渣中打捞与唤醒,作为个人存在的证明?

小说的时间线由青年时代绵延至今,在“我”、赵杏楠、袁自朝、涂燕、余然、楚建军、郝建设、夏雨雪、海东方等人的故事中编织出一代人的生活图景与精神脉络。故事最后,经历了几十年的分分合合、若即若离,朋友们在闹中取静的庭院中重聚,一句“情意绵长相守美

好的年华”的歌词将众人带入了回忆之中。“追忆”便是小说的关键词,故事由此结束,也由此展开。

《追忆如歌年华》以一种不急不慢的语气讲述时代中的个人往事。这种叙事风格的形成离不开其回忆录式的作品风格。如果用一句话概括《追忆如歌年华》,那就是人到老年后娓娓道来的回忆。小说以第一人称的方式讲述了自己从上山下乡到恋爱、结婚以及诸多朋友几十年间的经历,是一本大时代中普通人的回忆录,是一群默默无闻者的生活碎片和人生琐事,是一代人的心灵档案。一个个平凡的普通人的经历在旁人看来或许微不足道,但在与其命运相通的人心中,此般故事同样波澜壮阔。

小说中的主人公们经历了轰轰烈烈的上山下乡,渐渐走向琐碎的日常生活,但小说中最出彩的部分恰恰就是那些“一地鸡毛”。其中令我印象最深的章节是“我”、海东方、夏雨雪回城后在大学学习时的情感纠葛,其中的青涩、单纯、深情、偏执,既有那个年代的独特痕迹,也有可以穿越时空的永恒情感。

读小说就是体验不同的人生。

好的小说能够触动人们脑海深处的记忆,细节与片段让人感同身受,与小说里人物的命运混杂在一起,在不经意间与自身的生命共振。

“怀旧”这个词是人类现代社会的产物,最初用来形容人因为无法返回故乡而产生的悲伤。社会有了日新月异的发展,在物质文明的进步中人反而会去怀念昔日简单、质朴的生活,或在大城市的富丽纷繁中想念童年生活过的地方,于是,怀旧在当代社会盛行。

“诩有青鸟缄别句,聊将锦瑟记流年。”读完《追忆如歌年华》后我想到了清代诗人黄仲则《感旧》中的这两句诗。如诗中所言,与其将心中的话语寄托于虚无缥缈的信使青鸟,不如用手中的笔去铭刻逝去的年华。尤其对于每一位当年的知青而言,那段经历足以影响他们的一生。

陈玉兰通过写小说的方式找回渐渐消失的印记,唤起一代人的青春回忆。无论过去有过怎样的经历,流年已逝,就像小说中传递出的那种释怀的态度。正如米兰·昆德拉《笑忘录》中写到的:“笑着,就是如此深切地活着。”

陈玉兰小说 《追忆如歌年华》 研讨会在我市举办

保定晚报讯(记者闫透迤 通讯员张天成)1月5日,正是小寒时节,室外天寒地冻,但竞秀区梅兰菊社区二楼会议室内暖意融融,陈玉兰长篇小说新作《追忆如歌年华》作品研讨会在此举办,40余名作家、评论家、文学爱好者齐聚于此,共赴一场文学之约。

上午9时,研讨会正式开始,保定市作协主席王淑彦,保定市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保定学院文学院院长赵艳平出席活动并致辞。

《追忆如歌年华》是我市女作家陈玉兰又一长篇小说力作。本书以知识青年下乡为切入点展开,生动讲述了4名不同阶层女性的事业、家庭、亲情、友情以及跌宕起伏的人生成长经历,时间跨度近半个世纪,宛如一幅女性群像的时代长卷,以“小人物”展现“大时代”,带给人无尽的思考和力量。会上,陈玉兰首先介绍了自己的创作心得,讲述了小说写作、出版背后的故事。研讨环节,尚未、张梅、杨亮辉、路焕银、郭振山、袁军、贾如艳、赵同胜等与会嘉宾逐一发言点评,聊感受,说体会,谈建议,一次次将研讨会推向高潮。

文学博士、保定市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聂章军指出,这部回忆录式的小说以一种不急不慢的语气讲述大时代中的个人往事,在不经意间切中了时代的脉搏。作家及评论家菲菲指出,该书具备了沉淀历史和投射时代的潜质,尤其以女性群像来构建叙事和呈现观念,更增加了这部作品的期待感和可读性。

保定市作协主席王淑彦说,保定有着非常丰富的文学资源,涌现出了闻名全国的“保定作家群”。她鼓励在座各位作家、文学爱好者凝心聚力、认真学习,以“保定作家群”的前辈为榜样,深入基层,扎根人民,为人民讴歌,为时代书写,以优质的作品回报保定人民的培养和期待。

此次研讨会由保定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指导,保定市作家协会、保定市文学艺术评论家协会主办,竞秀区作家协会、莲池区作家协会承办,竞秀区梅兰菊社区协办。

附:陈玉兰,笔名黎明,中国作协会员,河北省作协会员,保定市作协会员,保定市竞秀区、莲池区作协会员,《今古传奇》签约作家。作品见于《小说选刊》《人民文学》《小说界》《今古传奇》《天津文学》等报刊,累计发表作品300多万字。



插图 四月

又闻田园牧歌声

——读王秀宽新作《三坡牧歌》

□郭振山

《三坡牧歌》是涑水作家王秀宽的一部个人诗词集,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收录了作者几十年来创作的诗歌376首,分为景观篇、牧歌篇、童趣篇、杂赋篇四部分,另附卷首篇,是一本最能体现作者诗歌创作水平的佳作。

王秀宽1948年出生于涑水县野三坡乡山南村,丰富的人生阅历开阔了他的视野,增长了他的才干,也充实了他诗歌创作的素材,使他的诗能够真实地反映社会生活,细腻地表达思想感情,语言通俗,感情真挚。读《三坡牧歌》,你会被诗中浓浓的生活气息、淡淡的乡思乡愁和对家乡山水、对父老乡亲深深的挚爱所感动,感受到作者对生活与文学的热爱。

《三坡牧歌》所收诗作以七言为主,兼有五言、六言、杂言,读之流利通畅,朗朗上口,诗的韵律和歌的节奏巧妙结合。

“一线天光百里长,怪石峭壁筑长廊。游人雅兴即时起,吟放遍山野海棠。”《一线天》一诗描摹出窄涧幽谷、天光一线的意境,勾勒出一幅绵延幽深、状若长廊的山水图画。后面笔锋一转,以满山盛开的野海棠来象征游客的愉悦,赋予野海棠以生命力。在作者笔下,人因花而悦,花因人而放,这种人与花高度契合、人花互衬的笔法,表

面上看似与本诗吟咏的主景无关,实则从侧面巧妙地衬托出一线天的幽静迷人。

“山深路断杳人踪,矮灌高乔任衍生……”《深山》一诗直写深山景物,先概写山深林密、远望空蒙的野趣,接着以深山常见的花、草、泉、鸟构成两组绚丽的图景,动中有静,动静结合,恰到好处地表现了人迹罕至的深山幽谷的空旷寂寞与时光久远。最后由写景改为写意,提醒众人,如欲领略大自然的美好,必须到深山幽谷之中。旅游览胜如此,对任何事物的认识也是如此。诗以观山开头,以层层写景推进,最后以议论收尾,既很好地呼应了开头,又阐述了一个道理,全诗前后连贯,起承转合,一气呵成,运句布局,别具匠心。

《山中访友》一诗开头直述山高林密、云遮雾罩的环境,写出人迹罕至的山村会使任何一位不常来此处的访客感到迷茫。“问道于樵何所往,摩天岭上住着人。”正在访客不知所措时,突然出现的樵夫就成了他唯一的希望,因此急忙趋身直前问路。最后一句以樵夫回答作结,为读者留下无尽的想象空间。这里可能是樵夫根本不知道访客所问的山村在何处,也可能樵夫指明了而作者不说,故意为读者制

造神秘感,增加了全诗的吸引力和感染力。

“院下小河房后坡,日间听鸟看涟漪。夜闻缓水如人语,古往今来款款说。”这首诗题为《野户》,从房屋位置到昼夜活动,字里行间无处不体现一个“野”字。起笔写野居,字里行间未见“野”字,但以院前临河、屋后临坡来定位房舍所处位置而使野味分明。第二句写野见,即昼听鸟语,观水流。第三句写野闻,即夜闻水声如窃窃私语。结句改摹景叙述为想象。试想,夜深人静时作者躺在床上,屋旁的小河流水潺潺,好像在向山林、向人类诉说岁月的故事。以野居、野见、野闻突出野趣,最后引发联想,将读者的思路引向更深的思考,转出了高度也转出了意境。

《三坡牧歌》中有相当数量的诗直接写山民生活,观察入微,眼光独到,描写真实,感情细腻,作者以独到的目光、细致的观察、奇特的想象和优美的文字把山民日常的平凡小事和生活场景表现得活灵活现。

《三坡牧歌》中的诗多写山乡景色和山民生活,且摹景似真、传情以远、意境宏阔、想象丰富,一首首诗歌如一幅幅生动的山水素描画,给人以身临其境之感。

